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

——批判短篇小说《生命》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

——评短篇小说《生命》 李作祥 (1)

批判毒草小说《生命》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沈阳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工农兵业余作者

批判《生命》座谈会纪要 (10)

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贺家屯大队贫下中农批判小说《生命》纪要 (24)

批判《生命》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沈阳铁路分局沈阳工务段工人批判《生命》座谈会记实 ... (3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郭七大队贫下中农批判小说《生命》纪要 (39)

要正确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

——评短篇小说《生命》 赵国才 (43)

《生命》的要害在哪里? 纪 泽 (49)

《生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

..... 邱传贤 杨毓田 (58)

党的基本路线不容诋毁

——评短篇小说《生命》 刘明德 (63)

问题决定于路线

——剖析小说《生命》的主题 郭素筠 (69)

向阳村里的孔老二

——剖析毒草小说《生命》的主人公老铁头…………宋 戈 (72)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老铁头…………刘廷为 (75)

历史不容颠倒 群众不容污蔑

——批判短篇小说《生命》 扶顺钢厂业余文艺创作组 (80)

革命的群众运动不可侮

——批判短篇小说《生命》 …………陈中效 刘国富 (83)

不许污蔑亲人解放军……………乔魁才 (88)

上山下乡的金光大道不容诋毁

——评小说《生命》中的知识青年形象……………徐建西 (9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

——评短篇小说《生命》

李作祥

沈阳市一九七二年第一期的《工农兵文艺》上，刊登了一篇短篇小说，叫《生命》。这是一篇政治上完全错误的作品，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为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张目。在当前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我们开展对这篇反动小说的批判，这不但为批林批孔提供了现实的内容，而且是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斗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生命》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

《生命》写的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尾”，在一个叫向阳村的生产大队里发生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据作品描写，这个向阳村在文化大革命前，支部书记张春生就领导全村学大寨，生产搞的热气腾腾。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席卷向阳村”，一个叫做崔德利的“四清下台干部”，“蒙蔽”了一个叫丁士明的下乡知识青年，勾结地主分子孔香阁，“为他们夺权制造舆论”。

作品中有这样一段十分引人注目的叙述：“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传到农村，他（即崔德利——引者）见时机已到，便打起造反的旗号，蒙蔽了部分群众，组织了造反兵团，自封为头头兼三队队长，夺了大小队的权。在村里，一时间气势汹汹，很是唬人。”（重点引者所加）

与夺了权的崔德利他们相对立的，一个是外号叫老铁头的贫协主席、党支部委员田青山；一个是老贫农的女儿、民兵排长于学军。他们“串联二十几户老贫农组成了‘卫东’战斗队”，与崔德利他们展开了反夺权斗争。他们维护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春生，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揭发了崔德利的阴谋，查清了崔德利的历史，揭露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取得了反夺权斗争的胜利，制止了崔德利夺权上台后给向阳村革命和生产造成的混乱局面。

这就是《生命》的基本情节。

这就是《生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描写。

通过这个基本情节和这样的描写，这篇作品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思想呢？

它告诉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在“一月风暴”前，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是很好的，党支部书记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农业学大寨运动搞的轰轰烈烈。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农村，农村就完全变了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遭到了破坏，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农村；好人靠

边，坏人上台，群众窝火受气，敌人扬眉吐气，革命生产一塌糊涂。为什么原来好端端的农村变得这么乌烟瘴气？因为夺了权。为什么坏人能夺权呢？因为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传到了农村，提供了“时机”。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农村带来的不是革命大发展，生产大飞跃，而是革命受挫折，生产受损失。

这就是说，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带给我国农村的直接后果，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了权，巩固了农村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牛鬼蛇神翻了天，造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这就是说，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影响下，起来向走资派进行夺权的不是坏蛋，就是昏虫。而贫下中农却站在“一月风暴”的对立面，要进行反夺权，维护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秩序。反对“一月风暴”的人倒成了“英雄”！

《生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这种描写，完全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严重歪曲了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和实际。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针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尖锐指出：刘少奇一伙，“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

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生命》把在上海“一月风暴”推动、影响下，起来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丑化成为野心家、糊涂虫；而把那些反对“一月革命”，维护旧秩序的死顽固，美化成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和“英雄”，这和一些人把起来造反的革命闯将，诬蔑为“野心家”、“小牛鬼蛇神”有什么不同呢？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对于上海的“一月革命”给了很高的评价。毛主席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编者按：指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夺权）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毛主席正是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和其他各地夺权斗争的经验，向全国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垂死挣扎，混水摸鱼，阴谋破坏。斗争有反复，运动有曲折。但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势不可挡，夺回了被走资派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斗争的本质，也是运动的主流。

《生命》却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夺权斗争丑化

成为坏人上台，把在“一月革命”风暴之后经过夺权斗争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写成一团漆黑，这不是对毛主席肯定的“一月风暴”的反动是什么？！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又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

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酉阳县大寨公社南塘大队党支部委员赵志武同志的文章：《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俺的教育》，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南塘大队文化大革命前后变化的事实，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多么正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何等伟大。赵志武同志说的好：“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把咱村从邪路上拉回来，走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迈开了学大寨的步子。”“要不是这场大革命，全国有多少个‘南塘’会受到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是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才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在全国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才解决了许许多多个‘南塘’的命运前途的大问题。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呀！”赵志武同

志把自己的感受概括成了这样一句话：“看看文化大革命后的新南墙，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

无数事实证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对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清除了隐患，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解放了被修正主义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最好的方式。

《生命》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通过向阳村文化大革命前后变化的典型描写，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不是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唱反调吗？！

这篇小说的题目叫《生命》。题目有时是一篇作品的题旨所在。那么什么是作者所说的“生命”呢？篇末点题，作品结尾处，那位被作者着力歌颂的“老铁头”，在取得了反夺权斗争的胜利的时候，说了这样几句又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话：“权，权，命相联，宁可粉身碎骨，不可一日无权。”（重点引者加）原来“权”就是所谓的“生命”。

请注意：这篇小说虽然注明是“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完稿”，但是，却发表于一九七二年的二月。这时，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林彪的“政权决定一切”以及其他反动谬论已经遭到批判。我们批判林彪这一反动谬论的最

锐利的武器，就是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伟大教导。林彪的垮台，也就宣告了他的这一谬论的破产。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就在我们深入进行批林整风，清算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时候，这篇小说却把已经破产的林彪的这个谬论公开端出来鼓吹，这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篇作品，不是自觉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就必然要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张目。《生命》这篇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实际上为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张目的作品，从反面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揭示的这个真理。

《生命》的出现，决不是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一种阶级的、社会的思潮。这就是当前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在各个方面。否定大好形势，否定教育革命，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否定干部走五·七道路和否定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一种表现；否定文艺革命，诋毁革命样板戏，崇洋复古，复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所

谓超阶级的“无标题音乐”之类的谬论，又是一种表现。《生命》只是这种反动思想在创作上的一种更为直接，更为露骨的表现而已。《生命》不只是反映了这种思潮，而且对这种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反动思潮是由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我们队伍中的有些人，由于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怪，也在那里随声附和。这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决不可以等闲视之。因此我们对《生命》进行批判，其意义不仅是批判一篇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品，而是为了向这种反动思潮进行反击，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取消党的基本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容忍退让，折衷调和，那就是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严重阶级斗争熟视无睹，那就是放弃党的立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十大政治报告号召我们：“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指出：

“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密切注意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动向，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向一切修正主义黑线的回潮发起猛攻，对象《生命》所反映和代表的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坚决给以回击，用战斗发展文化

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辽宁文艺》）

批判毒草小说《生命》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沈阳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工农兵业余作者
批判《生命》座谈会纪要

编者按：这份纪要，是根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本报编辑部召集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批判毒草小说《生命》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的，现予以发表。

《生命》从头至尾做的是翻案文章：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一月夺权的案，归根到底是由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它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典型。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对于《生命》，必须彻底批判，化毒草为肥料。可是，有的人对这样的毒草却心慈面软，说情降调，这保那保，舍不得下手，这统统是右倾的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不能共处，也不能休战。我们必须拿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同当前出现的修正

主义路线的回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战而胜之。

文艺斗争反映并服务于政治斗争。《生命》的出现既然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那末，批黑线，反回潮，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不只是文化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目前，一个批林批孔斗争的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充分利用《生命》这棵毒草，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部分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沈阳日报》编辑部集会，满怀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激情和对修正主义黑线回潮的无比愤怒，对右倾翻案的典型——毒草小说《生命》进行了批判。我们都亲身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当我们谈起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带来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因此，对有人利用小说搞黑线回潮，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一月革命夺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树碑立传，感到无比愤慨！所以，对《生命》这样的毒草作品，非批不可，而且必须一批到底！下面，是这次批判会的发言纪要。

《生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艺作品要正确反映和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着力描写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这是衡量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作品好与不好的根本标志。《生命》是一篇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说，然而它并没有热情讴歌这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政治大革命，相反，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颠倒了历史，混淆了黑白，对这场政治大革命作了全盘否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必要？这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生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生动体现，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亿万群众发动起来，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

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回顾这段光辉的历程，无产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无不同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好得很！

然而，《生命》却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无必要，“糟得很”的鼓噪！

一部文艺作品，必须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来反映现实、反映历史，一部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小说更是如此。而《生命》这篇毒草小说却恰恰相反。它通过对虚构的向阳村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描写，诅咒和污蔑了文化大革命。请看，《生命》里的向阳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个“三无”世界，这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结束，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也不存在，学大寨运动早已顺利开展，什么兴修水利、改洼治涝、修建井字方田呀，什么一九六六年就跨了《纲要》，如今又要过“黄河”呀，真是热闹非凡；这里的干部都是响当当的“好干部”，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当权派”，他们身先士卒，走在前，干在前，党支部书记带领农工修辽河大堤去了，大队长刨土块着了凉，半身瘫痪住进了县医院。《生命》通过这种欲抑先扬的描写告诉人们：搞过了“四清”运动的向阳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完全熄灭，再搞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根本没有必要！

可是，晴天一声霹雳，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了。于是，作者

笔锋一转，借助景物描写和气氛渲染，形象地说明文化大革命把一个好端端、乐陶陶的向阳村一下子带进了“一座严寒刺骨的大冰窖”。接着，《生命》开列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罪状”：出现了大车拉脚、只抓钱不抓粮的怪现象；出现了聚众私分储备粮的违法行为；出现了投毒药牲口的反革命事件；还有封锁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写匿名恐吓信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好人”受压制，“坏人”掌了权，社会主义吃不开，资本主义大泛滥，这就是《生命》所要兜售的货色！请问，《生命》诸如此类的对比描写，究竟是说明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在歌颂文化大革命，还是在污蔑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生命》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昭然若揭，这是地地道道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株毒草！

《生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

由上海“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场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生死存亡的政治大搏斗。矛头所向，是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他们、批判他们，彻底清算他们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收回被他们窃取的那部分